

钱国丹 著

又见炊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钱国丹 著

又见炊烟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又见炊烟/钱国丹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
ISBN 978 - 7 - 02 - 006379 - 6

I. 又… II. 钱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7579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晴 刘会军
责任校对: 马云峰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又 见 炊 烟

You Jian Chui Yan

钱国丹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2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 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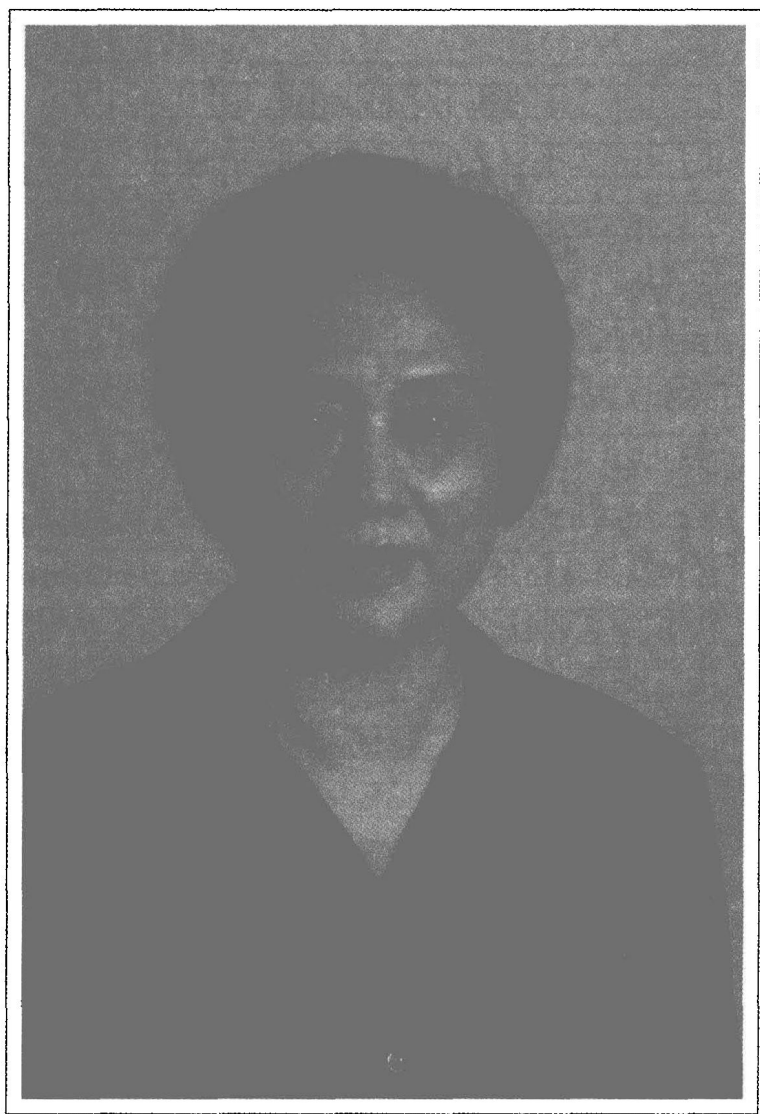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6379 - 6

定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

作者像

缝补了

钱国丹

我们现在是见不着补丁了。可自古到今，不管是“锄禾日当午”的农民，还是引车卖浆的市民，较为廉价的官宦家，更有那些埋头只读圣贤书的穷秀才，衣服上都少不了补丁这玩意儿。

北宋的贺铸身为通判（地位略次于州官，应该享受副厅级待遇），衣服上还是少不了补丁的，他悼念亡妻的“空床卧听南窗雨，谁复挑灯补破衣？”打动了多少人的心。一直到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，中国公民身上都少不了这块国货的缝缀上去的布片。

穷人娶老婆，常是和补衣服连在一起的。“王老五，王老五，衣服破，没人补”就可以

作者手迹

为《又见炊烟》序

顾 骥

钱国丹又出散文集了，这以前，她已经出了十多部小说集和散文集，她是个勤奋的人。

这本集子里的数十篇散文，如一群精灵，它们活泼、灵动，贯穿着一种神韵，麇集了许多故事，给人审美的愉悦，又留下了许多思考的东西。我以为这种散文算得上是“好看散文”，同时又是有品位的散文。

认识钱国丹是二十年前的事，当时，她和许多追求文学梦的学生一起，坐在鲁迅文学院简陋的教室里认真听课；课余时间，她心无旁骛安静地写作。

离开鲁迅文学院之后，她的小说一篇篇出来了。她的作品比较大气，少有女性作者的华丽和旖旎，有的是深沉和沧桑；还有历史中、人性中一些让她困惑、让她思索的东西。

文如其人，她的从容、淡定和沉稳，渐渐地都反映到她的作品中来，她的作品越来越被接受，被肯定。

近年，她的散文创作很旺盛。关于大地，关于村庄，关于人与自然，关于亲情。如今的台州不再是二十年前的旧模样，这个沿海发达城市高楼林立，气象万千。可是，城市的喧哗和霓虹的闪烁并没有让钱国丹迷失了自己。她固守着她的朴实和真诚，眷恋着泥土芳香的田地。她写种瓜，写割草，写蓑衣，写炊烟，还

写农村的腰鼓、社戏，写得洋洋洒洒，铿锵有声。

她对生灵的怜悯和关爱，十分感人。她写麻雀、杜鹃、孔雀和“等鸟”，写得细腻又通灵，每种鸟儿都有着“鸟性”，同时也有着人性。说杜鹃求偶时“一步一啼一叩首”，说乌鸦把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的政策执行得“淋漓尽致”，幽默之余，又让我们想起那个非常年代。像蜘蛛这样卑微的东西，她也能写出灵气，写出鬼气，写出哲理。

她写《开错门找错人》、《南方的女子北方的汉》等，看似顺手拈来，挥手写去，信马由缰；其实，没有一定的功力，怎么能如此挥洒自如？

最能打动读者的是她的亲情散文。写散文的是性情中人，这样的人写起父母兄弟，亲戚朋友，自然是最有力量的。那真挚的感情，那刻骨的眷顾，常常催人泪下。钱国丹的童年非常艰辛，由此派生出来的拮据、饥饿、骨肉分离、寄人篱下的感受刻骨铭心。《父亲的信箱》、《母亲的发卡》、《永远的纤绳》等等，一咏三叹，相当有感染力。《母亲的发卡》通过买不起发卡，父亲用废弃的马蹄表弹簧做发卡的故事，把那种赤贫，那种逆境下的自尊和顽强，那种夫妻相濡以沫的情景展现出来，颇能打动人，这篇文章被转载十多次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在这个集子里，《缅怀补丁》是不可不读的佳作。此篇散文在《文学报》上发表后，引起广泛的关注。《缅怀补丁》叙述了在小康社会的进程中，艰苦岁月在一个人的记忆深处的烙印，此文引发无数同龄人的共鸣，对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。《缅怀补丁》缅怀了中国历史、政治和补丁文化，因而显得厚重。文章逻辑严密，语言鲜活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文章中最了不起的是对情感的控制，正像一些评论文章所说的，到了“增一分则长，减一分则短”的地步。一个补丁，可以说是“补”得天衣无缝。

最后，我来说说《又见炊烟》。这篇散文从一首同名流行歌曲说起，可是作者“并不喜欢这首歌的轻俏”。然后我们顺着作

者的思路,走进她童年的沉重。两个年幼羸弱的孩子,在萧瑟的寒风中,打着同样羸弱的鸡草,一边眼巴巴地盼望自家屋顶的炊烟升起。穷家的孩子并没有心思欣赏炊烟的浪漫,而总是担心家里揭不开锅。那种赤贫,读来叫人颤栗,叫人潸然泪下。但作者又不是一味沉湎在过去的苦难中不能自拔,她笔锋一转,回到了现今山间的炊烟,美丽而温饱的炊烟,读了让人释怀。

细细品味这本集子,感觉钱国丹的散文也就像那些袅袅升起的炊烟,美丽了田园,也美丽了我们的心境。

目 录

为《又见炊烟》序	顾 骥 1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【 亲情如饴 】

童年	1
父亲的信箱	4
母亲的发卡	8
栽种快乐	10
永远的纤绳	13
妈妈娘	18
永远的父亲	22
我在马路边	27
女孩“古肚皮”	30
五舅的故事	33
银溪阿婆	37
奶奶的洞头	41
父亲的米寿	49

【 往事如烟 】

缅怀补丁	53
------------	----

农家蓑衣	57
铿锵腰鼓	61
童年的灯	65
朱门酒肉	69
我要唱,唱出希望	73
但愿人长久	76
年糕年糕	80
看年戏	84
闹猛灯节	88
闲话甘蔗	92
舍外的瓜园	95
幸福涂米	99
追忆竹篮	104
又见炊烟	107

【 鸟语人歌 】

踏歌的麻雀	111
杜鹃声声	115
天下乌鸦	119
感叹燕窝	123
稻田里的等鸟	127
戴镣的舞蹈	130
六月里花儿香	134
端阳之歌	138
榴莲留恋流连	141
南方的女子北方的汉	145
开错门找错人	148

路边的野花	151
我们的龙舟	155
半夜“鸡”叫	159

【 萍踪点点 】

醉花荫	162
好官李冰	165
四川苦力	168
峨眉猴	170
永嘉麦饼	172
石磨石臼	175
火炉和海蜇皮	177
瓯江放排	179
八百里漂流到我家	181
古今的对话	183
大炮无语	185
最美丽的风景	188
法兰克福的幽灵	190
俄罗斯套娃	193
观夕洞观瞻	197

【 思前想后 】

多是高飞得意时	204
跑警报	207
沧桑手表	210
大鞋子小鞋子	215

粒粒皆辛苦.....	219
醉酒记录.....	223
己所欲,亦勿施于人	227
得饶人处.....	232
收破烂的老汉.....	236
牵手.....	239
疯狂、痛楚和感悟	242
女监四题.....	247

亲情如饴

童年

我的童年是被父亲的手牵着，从那条只有半米宽的河堤上渡过的。每天清晨，他迈着大步，我一溜小跑，赶五里路，他去柳市小学教书，我去那里独自玩耍；中午的饭蒸在一个茶缸里，翻过来的茶缸盖是盛菜用的，那饭远不如家里的好吃，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蒸笼味儿；傍晚，父亲又牵着我的手，赶五里路，回到家里。就这么着，我的腿力练得不错，上初中时我拿了几次八百米的冠军，恐怕和父亲的牵着小跑大有关系。

因为没人带，我不到四岁就坐在母亲的教室里了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把一册语文书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。那天三舅来，问我读书了？我得意洋洋地答，读书了。三舅拿了那本被我读得支离破碎的书，一页一页地翻着问我，我居然一个字都认不得。

十七岁的三舅那天是离家出走打游击去的。妈妈在给他做好吃的。三舅就让我仰躺在他的膝盖上，我头脚向后绕过他的大腿，用自己的双腿夹住自己的脖子，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圈。三舅拨着这个圈，让我在他的腿上打转。我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喊：“阿圣呀，你把她转晕了，转晕了啊！”于是三舅不再转我，他站起身，背着我从客堂跑到院子，又从前门颠到后门。三舅跑得很快。开始我是头朝上的，渐渐地我的身子就横过来了；三舅把我

弄端正了,我又越过三舅的肩,从他的前面一下子倒挂下来;我知道三舅会及时攥住我双脚的,三舅就这么攥着我的脚,跑啊跑。我又从三舅的腋下钻过,重新爬上他的背。屋里撒满了我无忧无虑的笑声和母亲宽容的叫喊声……

我家的园角里有一棵枇杷树,每年春天都果实累累。妈妈在竹竿上绑一支筷子,她用这样的叉子去叉住枇杷,一拧,果子就掉下来了。在树下捡枇杷是很快乐的事,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:有一回,一条毛毛虫掉进了我的脖子里,我吓得尖叫大哭,母亲弄掉了那条虫子,可我的脖子上已留下一个和毛毛虫一样大小的伤口,像被烧焦了一样火辣辣的疼,让我懂得馋嘴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还有一次也是因吃惹的祸。那一次,有人带了孩子到我家做客,母亲拿出许多炒米花撒在八仙桌上招待客人。我抓紧时机发人来疯,大啖起炒米花来。我先是跪在凳子上吃,接着就坐到桌子上吃,直接塞到嘴里吃腻了,顺手抄起把剪刀,把炒米花一剪两断着吃。母亲送客人出门了,我还在剪吃不止,突然舌头一痛,立即淌出鲜血来,那血越流越多,越淌越急,我吓得大哭起来。母亲从大门外跑了进来,抓了一把白糖填在我的嘴里止血。

一会儿,血止了,痛忘了,糖化了,很甜,我就把它们都咽了下去,于是那血就卷土重来。母亲大怒,重新往我嘴里塞白糖,这一回,我老实地伸着个舌头,一动也不敢动了。

我们的童年不买玩具,可不等于没东西玩。比如一棵麦秸,就可玩出数十种花样来。有一个玩法我至今还念念不忘,就是取一截(大约四寸)无节的麦秸,将一头纵向剪开均匀的七八瓣,将每瓣向外掰开,成一小喇叭形,让这小喇叭朝上,托住一颗新鲜豌豆,然后我仰面朝天,轻轻地往麦秸里吹气,那豌豆就滴溜溜地在空中打转,它一般不掉下来,即使是掉下来,也掉在那掰成的小喇叭上,这当然要修炼“功夫”,不然是吹不出这个水平

的。长大后我看《聊斋》，一只狐狸吹着它自己炼的仙丹，感觉它的技术是向我辈学习来的。

有一种野草叫“笼董”，它的果实颇像一盏盏纱糊的灯笼，六角(或是八角?)，里面一颗豌豆大的果肉。“笼董”的顶端有隙，对着那隙吹气，那灯笼就鼓得像个充足气的气球，然后往脑门上用力一撞，啪！看谁撞得响亮。灯笼破了，大人们都鼓励我们吃那颗豌豆大的果肉，那东西没滋没味，据说能清凉解毒，我们则像吞丸药一样地吞下去。半晌下来，我总是把自己的脑门撞得红红的，肚子也被那些果肉硌得难受。

我家的房子空旷，艺人们都爱在我家的堂屋、檐下干活。黄杨木雕，描金漆画，细纹刻纸，大型龙灯。见多不怪，我一点也不知它们的价值，看到美丽的纸人、纸花就抢了些来，随手送些给邻里的玩伴们，还常常因为动了师傅们的刀剪而挨骂。前年省作协的活动搞到了我们村，才知道我们村的工艺品都是上书上报的精品，好些艺人都是国家级的名人，他们的作品不是出国就是被收藏在什么博物馆内。这下子才恍然大悟：我当年的顽劣，可能是毁掉了一件艺术珍品啊。

父亲的信箱

儿时家里好像并没有信箱。农村穷教书匠的父母，本就没有多少人际交往，偶尔有封亲戚或学生的信件，邮递员在大门口一喊，我们便飞快地跑了去，乐颠颠地接了过来交给父亲。

后来，父亲订了几份报刊，于是他就用马粪纸做了个信箱，挂在二门上（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）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

我离了乡下的家，踏进了县立中学没几天，给父母写了第一封信。当时还未满十二岁的我，对校园那一排竖着的十根竹竿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体育老师对爬竿的要求是：女生三米，男生五米，否则这项成绩不予通过。

可是我那麻秆似的胳膊不行，无法完成“引体向上”的光荣使命；最要命的是我的脚弓太深，脚板对脚板贴在一起，里面的穹隆还可以藏个小兔子，根本“抱”不住那打滑的竿子。后来我改变了方针，放弃了“抱”，而采取了“夹”，我撑开我的大脚趾和二脚趾，就这么让两个脚趾夹着竹竿，在双手的导航下，一路扶摇直上，不但爬到了竹竿顶端，还横跨了固定那些竹竿的顶杠，从最远处的一根竹竿上哧溜溜地滑下来。

这件事让我兴奋不已，于是我给爸妈写了生平第一封信。多少年后，父母的同事、舅舅、姨妈们还老提这封淘气透顶的信，我没有想到那张皱巴巴的、从练习本上扯下来的、错别字肯定不少的纸条，会给大人们带来欢乐和记忆。

长大远嫁后，正赶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。本人“出身不

好”，时时刻刻不忘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写信变得慎之又慎起来，怕一下子被人抓了“资产阶级”去游斗，更怕那些漫天飞舞的“反革命”帽子降到头上。每每到了非向家里请安不可的时候，首先在抬头上写上：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！”或“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！”云云。信写好了，再三检查，有一点点“危险信号”的，都删去重来。那些战战兢兢的信，并不一定能到达父亲的信箱里，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有权把它拆读，或者把它们当作攻击我们的锐利武器。

那时候，信箱是个奢侈品，也是个定时炸弹。

三中全会后，父亲平了反，他才给自己钉了个木板信箱，堂而皇之地挂在大门口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写信比较勤快，憋了太多的话要说，让人高兴的事也不少：先生调入新单位，自己发表了作品，大儿子登台演奏二胡，二儿子诗朗诵得了一等奖，都一一向老人家汇报。当然，人活得并不总是轻松，失败和曲折还时时伴随着我们。只是我们都成熟了，再也无权把不愉快转嫁给年迈的双亲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觉得自己光报喜不报忧也挺没意思的，渐渐地，便冷落了父亲的信箱。

有一回，爸妈在我家小住几天，我发现父亲总是心神不宁。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说：

“信箱，家里的信箱要装不下了。”

我问他信箱里到底有些什么，他如数家珍：一份《浙江日报》，一份《钱江晚报》，一份《报刊文摘》，一份《杂文报》，一份《杂文选刊》，还有三份音乐期刊。

是的，父亲的信箱够丰满的了，可是我隐隐地觉得，他还在企盼着什么。

老家装上了电话后，我便彻底地搁下写信的笔，有事，一个电话过去，便捷又清楚。说话间，却发现自己老了，早已失却在双亲面前的那种“女儿呢喃”状态，总不过是例行公事般的“我